

雙城記

何冀平

300萬美金的劇本

一部電影製作，劇本費三百萬美金，折合人民幣二千多萬，這是多數中國電影做不到的編劇費。

《巨齒鯊》港譯《極悍巨鯊》想做成中美合拍片，中方製作人姜偉知道，要做合拍片就要找荷里活，而想和他們合作要有一塊敲門磚。姜偉代表的是一家不知名的中國公司，要敲開荷里活大門的這塊磚就是劇本。荷里活是製電影的夢工廠，有完整嚴謹的工業體系和工序，第一道就是劇本。在這點上與我們的電影製作很有區別，不尊重創意成為了習慣，口頭上都會說重視劇本「一劇之本」，一旦操作起來，總是覺得劇本不值錢，在某些人看來，編劇坐在房子裡寫些白紙黑字，看得見摸不着，怎麼寫也不值太多錢。姜偉找到 Belle Avery，Belle 是一位創意製作人也是編劇。她自己是先寫了一版劇本，這版劇本定下了大概的框架，確定了要拍成的大致方向。但要真正拿來敲門，還要找專業編劇豐富、打磨。起初，姜偉想找一位中方編劇，中英文都要好，很難找到合適人選，還是得找荷里活編劇。

姜偉第一次和主編劇 Dean 見面，說了很多自己的想法，Dean 覺得他的想法不是很確定，就說，他可以先寫一場

戲，讓他看看是不是想要的，再確定要不要合作。這種情況在我們這裡也不常見，編劇多數是不簽約，不約定金不落筆。並非我們的編劇只看重錢，此事要從兩方面來看，有的人沒有誠信，編劇被欺騙，不得不保護自己。

幾天後，姜偉收到了一個十幾頁的樣本。姜偉深感中美編劇的不同，荷里活的編劇更職業化，他們會在你的大框架內豐富內容，不會出現給他講了你的想法，等拿到劇本發現他寫得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樣。這也是中國編劇的毛病之一，內地編劇太注重個人化，覺得這是我的作品，要有個人風格，忽略了電影是綜合的團隊運作。香港編劇又會偏向另一面，太過依從導演和製片方的意見，壓抑了個人創意。而荷里活編劇，會在製片人的框架內，為你創作一個故事，而不是一個個人作品。

雖然只是一場劇本，姜偉看完很滿意，「他的劇本不是很文學，但畫面感很強」。這也是中國編劇與荷里活編劇的差別，我們有的編劇文學色彩過濃，形容詞多，看起來很好看，但實拍時基本用不上。商業片的劇本一定要主線清楚，有畫面感，劇本完成之後，導演領導團隊按照劇本進行拍攝，電影劇本的實操性遠遠重過文學性。

隨想

興國

西施舌

看到睽違已久的一本小書，是冰心的《寄小讀者》，想起以前看這本書時，那是中學時代了。冰心是福建長樂人，於是想起長樂海蚌這種美食。

說長樂海蚌可能有些人不知是什麼，只知道是海裡面的一種蚌殼，如果說西施舌或貴妃蚌，知道的人就多了，而且相信很多人都曾經吃過，或炒或灼火鍋。不錯，海蚌的別名是西施舌和貴妃蚌，又名長樂海蚌，因為西施舌以產於福建長樂品質最好，最為馳名。

上世紀末葉，海蚌已經能夠人工繁殖了，所以如今吃到的西施舌，不太可能是產於福建長樂了，應該多是人工繁殖的產品。

宋朝時代有個人姓胡名仔，他寫了一部名為《苕溪漁隱叢話》的書，裡面說「《詩說雋永》云：『福州嶺口有蛤屬，號西施舌，極甘脆，其出時，天氣

正熱，不可致遠。呂居仁有詩云：『海上凡魚不識名，百千生命一杯羹。無端更號西施舌，重與兒曹起妄情。』」

明代亦有記載說：「海錯出東四郡者，以西施舌為第一，蠣房次之。西施舌本名車蛤……產長樂灣中。」李漁的《閒情偶寄》也說：「海錯之至美者，人所艷羨而不得食者，為閩之西施舌江瑤柱二種。」為何人艷羨而吃不到？當然是那個時代山長水遠，運送不易了。哪像現代既有飛機運送，又可冰鮮保存？為何海蚌會別名西施舌這個美麗的名字？想來跟西施的傳說故事有關吧。西施在《吳越春秋》的記載裡，是協助越王勾踐滅吳的大美人。傳說成功之後，被勾踐的原配夫人派人往西施身上綁上巨石，沉到大海裡面。於是後人便編出西施化身為海蚌的傳聞吧？

不管名字來源為何，爆炒西施舌或上湯海蚌，都是鮮甜之極的佳餚。

古今談

范舉

桂林到昆明高鐵美得讓你哭

9月23日，高鐵通了。其實鐵路沿途各地，最美麗的風景線，其實是桂林到昆明的高鐵。冬季有雪山，秋天有金色的黃葉，夏天又有黃果樹瀑布，春天桃花和油菜花漫山遍野。這條路線，也是少數民族最多的地方，旅客可以看到美麗的湖泊、梯田，也是空氣最清新的地方。這一條路線，一次遊覽不完，可以三至四次，在不同的季節遊覽。

這一段鐵路叫做滬昆高鐵路，貴陽至昆明南段要開行23對列車。其中桂林北-昆明南3對。雲桂高鐵路（南昆客專）百色至昆明南段開行25對列車。其中昆明南-桂林北2對，桂林-昆明南1對。桂林山水甲天下，大家都已經如雷貫耳。離開桂林，就是「銅仁梵天淨土」。這座歷史悠久的老城一面倚山，三面臨水，自古便是黔東的重要商埠。在水的沿岸，還有壯觀雄奇的六龍山溶洞群和九龍洞大峽谷分佈。梵淨山是彌勒佛的道場，即便是不信佛的人，登上這座山，也能感受到這裡的神秘與幽美。山上經常出現雲海。

再往前走，就到了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形複雜，歷來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說。獨特的地形也造就了這裡獨特的美，黔東南境內溝壑縱橫，山巒延綿，董燕疊嶂，自然風光旖旎。西江千戶苗寨，是由十餘個依山而建的天然村寨相連成片的大型苗族聚居村寨，居住着「四」氏苗族。在高處的觀景台，可以望見山坡上錯落有致的苗家木質吊腳樓層層疊疊，咖色的老房子點綴着碧綠色的群山。

加榜梯田是當地苗族百姓的傑作，依山而秀麗，隨山勢地形的變化呈現出不同的秀麗線條。再往前走，到了貴陽市，甲秀樓風光如畫，或許不如江南三大名樓那般響亮，但當你登上這座樓，看南明河靜靜流淌，看岸邊燈火輝煌，或有誤入舊時江南夢的錯覺。再過不遠，就是安順，你或許沒聽過安順，但「夜郎自大」這個成語你應該很熟悉。安順就是夜郎國的發祥地，裡面有很多高山包圍的盆地，構成了小天下，很容易產生自大狂。

受歷史的影響，安順保存着大量的屯堡，這些屯堡與民居輝映成趣，形成了安順獨有的風景。安順屯堡大量的

口是明朝從安徽的地方調整過來。這裡的人到今天仍然保持安徽省的服飾和語言習慣。屯堡是依山而建的堡壘，既是軍事要塞，也是古鎮，每逢節慶，屯堡裡便一片歡歌熱舞，青年男女唱着山歌，老婦吟着佛歌，好不熱鬧。

安順著名的風景區就是黃果樹瀑布，這裡有水簾洞，也聚集了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不同的角度，你都能感受到變幻無窮、「飛流直下三千尺」的震撼之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是一個具有濃郁少數民族風情的地方。境內山川秀美，景色迷人。馬嶺河峽谷的風景比長江三峽更加漂亮，因為河流和天然的大峽谷更加狹窄，馬嶺河峽谷約長15公里，由上百條形態各異的瀑布構成，以雄、奇、險、秀而著稱。

紅軍長征，經過了六盤水，今天是絕佳的避暑勝地，風光秀美。「妥樂村」是其中一個勝景，到了秋天銀杏葉黃的時候，滿山都是金色的世界。

如果大家看過中央電視台的天氣預報，必然播出曲靖市的美麗鮮花圖像，圖案化的花卉田野，七彩兼呈，廣東人一定要遊覽曲靖，這是珠江源頭第一城，這是母親河的源頭。當你想想尋找最美好色彩時，那就到羅平去，這裡一望無際的黃色花海；到沙林去，這裡有色彩與沙土交織的動人旋律；到大山深處去，這裡有草木蔥鬱，繁花似錦的絢麗色彩。每年早春時節（3至4月），羅平的油菜花黃了，一田田的淡黃色，金色的花海在春風吹拂下潮起又潮落。「彩色沙林」曲靖的沙林，是彩色的，紅黃白，青藍灰，絢麗多姿而千奇百怪。曲靖擁有在4公里長的河流中，落差超出了百米，其中最為壯觀的「九龍第一瀑」高達60米。過了曲靖，就是花城昆明，四季花開不敗。滇池經過治理之後，回復了美好的生態環境，鳥兒又回來了。你可以池畔看群鴨翱翔，也可以在大壩上騎單車，放風箏。雲南的喀斯特風景區石芽、峰峯、溶丘、溶洞、瀑布、地下河等景觀錯落有致。石林更是奇怪的岩石風景最美麗的地方。

雲南還有東川紅土地，山谷溝壑之間，有一片絢爛的紅土地，赤、橙、黃、綠、青、藍、紫，猶如彩虹一般，艷麗到極致，連上帝也不禁手抖，將調色盤遺留在了這裡。

此山

鄧達智

Leo 結婚了

Leo 是二弟的幼子，他哥謙謙兩年前結婚；當時趕赴多倫多參加婚禮，無奈入境條例修正，自己失覺；飛奔到領事館交涉，原來一切已改成在 User Friendly 的網上處理，趕不及及見識自小呵護備至的侄兒走上人生重要的一步，無奈取消機票打道回府。

彼此有心，人不在，精神在，聊作安慰。今年仲夏時分，弟婦的父親慶祝九十一歲壽誕，兄弟倆並他們的妻與未婚妻曾回來拜壽。準備好禮物與紅包，說好待明年春節後，他們回老家宗祠設宴款待親友才飲那杯傳統、重要的「新抱茶」；就似他哥兩年前一樣。趕不及過去加拿大參加婚禮是「不讓飛」，Leo（圖）的婚禮是「不願飛」，過去兩年飛得太密，不願再飛。跟家中甥兒甥女、侄子女的關係都親密，有幸參與了他們大部分的婚禮，卻失落了他們兩兄弟的大日子！

他們移民後不久，曾前往多倫多探望；弟弟事業以內地與香港兩邊為主，無奈做太空人飛來飛去，弟婦帶著兩名幼兒並母親也隨孩子假期做太空人；大兒長幾歲，不常見着父親性情顯得沉默；Leo 小幾歲，從親友眾多的老家移居房舍前園後園偌大、與鄰居有頗大距離的孤寂新家，總帶幾分恐懼。每次我外出回來，都見他們兄弟坐前門樓梯等候，Leo 童言無忌，直接告訴：我們前園守候，等你很久了！

聽得心酸，那是一段移民熱潮的時代，無盡的分隔與孤立無援，若處理不好，不少家庭因此被打散；錢財家庭皆失落個無比皆是。兄弟二人就在多倫多、香港，也於倫敦、洛杉磯與曼谷之間飛來飛去，因此特別親近自照顧，卻很少責罵他們的祖母。母親有福氣，離世前患病住院不算長，才半年，Leo 當時正唸建築系碩士，課餘工作賺錢有限，卻一再跟他哥與表哥飛回來，只想多看祖母幾眼，沒說什麼，也不眼淺落淚；母親當時至小的孫子默默扶持她起床、下床，飲水、吃飯，陪伴說個笑話，讓祖母告訴他童年時的一些趣事，添病房幾聲笑聲。

母親在村後小山邊的孝思亭辦的喪禮很低調，甚至沒像父親走時在幾份報章刊登悼文，卻被村人形容有史以來親視友愛惜，收到至多鮮花、簡直佈滿整片山林的喪禮。母親泉下有知，除感謝親友隆情厚意，最欣慰莫若所有孫子女飛回來送別。

Leo 上周已與同屬建築系的舊日同學結婚，相信母親真正放心了。



告別米格爾大街

閱讀經典是個做減法的過程，是百裡挑一，我常常覺得，不知道自己要精讀多少本書，才能邂逅與自己同類共振又彼此相印的好書。比如，奈保爾的《米格爾大街》，就是令我過目不忘的經典之作。8月11日，傳來消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印度裔英國作家 V.S. 奈保爾去世，我再次重讀他在 22 歲時寫的《米格爾大街》，別有一番體悟。

《米格爾大街》由 17 個獨立短篇組成，全書又互為聯繫，很多名字在不同短篇中反覆出現，讀起來毫不費勁，但是，初讀過後再精讀，會被這些或感傷或無奈或幽默的小人物所牽引，在自我放逐中閃着尊嚴的微光。他說過：「我非常簡練、快速地寫下了我記憶中最普通的事情。我寫了有關西班牙港的街道，我的童年生活曾有一段時間是在那裡度過的。」可見，米格爾大街是他童年生活過的特立尼達的縮影，街上的普通居民身上就有作者的影子，曼曼瘋，喬治傻，大腳是個暴徒，海特是冒險家，波普是哲學家，摩爾根是小丑等等，我們看到的是被主流社會邊緣群體向上掙扎的失敗人生，無論是家庭瑣事，還是追求理想，都毫無例外充斥着無奈，從而導致他們性格變態或心理扭曲。但是，辛酸之餘餘繞着揮之不去的悲情，還有些許感動。

懦夫大腳被大瓶子扎破了腳，當我的狗向他跑去時，他卻似乎忘記汨汨流血的腳，抱起濕漉漉的狗，輕輕地撫摸牠，發出陣陣怪笑，對此，我一直替大腳保守秘密。機械天才比哈庫，修車的時候念羅摩行那，最搞笑的是，「太太站在院子裡的水管旁對他尖聲叫喊着，他臥在床上，悲哀地吟誦着羅摩衍那經文。忽然，他猛地跳起身來，抄起放在牆角的板球棒，衝到院子裡，用那棒撲起老婆來。」生養一群孩子的勞拉，當聽到上完打字課回來要生孩子時，她大哭起來，她的哭泣令人毛骨悚然，是我有生以來所聽到的最可怕的哭

聲，它使我感到整個世界是一個空寂無聊且悲慘絕望的地方。

米格爾大街上的人物譜，簡直像極了底層邊緣群體的浮世繪，機械師、煙火師、科學家、蕩婦、流氓、孩子和詩人，最令我記憶猶新的就是詩人布萊克，沃茲沃斯，其實他是個乞丐，窮困潦倒，他出場之前奈保爾一口氣寫了四個乞丐，以作鋪墊，如畢飛宇的解析，四個乞丐，個個都是奇葩，作者用最少的文字讓每個奇葩確立，等沃茲沃斯出場時，他不再特殊、不再突兀，他很平常。某天，他來到我家門口討飯，討飯中卻推銷自己印在紙片上的詩作，「我打算賤賣給你，只要四分錢。」「只要四分錢」詮釋出乞丐的尊嚴。令人略感驚訝的是，他請我去家裡吃芒果，「我院裡有棵挺好的芒果樹，是西班牙港最好的一棵。現在芒果樹都熟透了，紅彤彤的，果汁又多又甜，我就為這事在這兒等你，一來告訴你，二來請你去吃芒果。」又是「請」又是「等」，隱去乞丐身份，彰顯詩人角色，又與結尾處淒慘的死去形成鮮明對比，叫人不得不感動，文學大師的筆筆是如此簡潔又深邃。

或許，奈保爾注定是一個異秉，這源自他移民的生命體驗和超凡的洞察力。他的殖民地背景、西方主義視角、第三世界書寫、種族主義、私人生活，似乎都能分門別類地拓展成一本書，這也意味着他的精神重心注定了「絕望地四處尋找主題」。相比之下，與卡佛小說《新手》中的失意者不同，「每個絕望的男人都在平靜中度過一生」，他的小說傳遞的是絕望中的接納；也不同於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說《小城騎人》和阿摩司·奧茲的《鄉村生活圖景》，後者兩部作品顯現的是深層的精神關懷與人性的多元形態，隱喻着精神的困境。而奈保爾傾向於絕望和無法完整表達的困境，某種意義說，他的書寫是一種自我隱藏，看似複雜難明，實則屬於精神迷宮的探索與啟發。另一方面，移民作

家也為奈保爾的創作植入另一種視角，不停地遊走，不住地反思，就像帕慕克在《伊斯坦布爾》中曾說的：「康拉德、納博科夫、奈保爾——這些作家都因曾設法在語言、文化、國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間遷移而為人所知。離鄉背井助長了他們的想像力，養分的吸取並非通過根部，而是通過無根性。」對奈保爾來說，「無根性」也造就了他的多重面具和語言試驗，成就了他們繽紛多彩的文學光譜，「將逼真的敘事藝術和嚴正在觀察能力結合於作品之中，驅使我們去認識那被掩蓋的歷史的存在」，而所有作品的起點都是特立尼達的故事，以及由此進行的拓展和豐富。

2014 年，奈保爾坐着輪椅到訪中國，作家麥家接待了他。「那一天，當我抬着輪椅，氣喘吁吁、一步一停地走在靈隱寺的階梯上時，我心裡突然冒出一句話：現在他已經成聖人了，需要我們為他服務。確實，疾病把他倒倒在輪椅上，削掉了他過往的鋒芒和乖張，如今他時常舉着小鹿和山羊的目光，三緘其口，沉默安詳，彷彿一尊佛。」讀到這裡，一位充滿慈愛的老頭，恍若就在眼前，令人倍感親切。奈保爾的夫人私下對麥家說：「他認為一個作家最好的包裝是努力寫，不停地寫，爭取不斷超越自己。」這樣的一位作家，怎能不叫人心生敬意？

接受採訪時奈保爾曾說過，他最大的遺憾就是人生苦短，他希望有三個一生就好了，一個用來學習，一個用來享受，一個則用來表達。學習、享受，最終是服務於表達。表達即寫作，他是個把寫作看作唯一真正高尚職業的人。小說中最後一篇〈告別米格爾大街〉，結尾處寫道：「我離開他們，步履輕快地朝飛機走去，沒有回頭看，只盯着眼前我自己的影子，它就像一個小精靈在機場跑道上跳躍着。」如今，他離開了這個令人留戀的世界，離開了心愛的文學事業，願天堂裡的米格爾大街迴盪着童年的歡樂，願他不再孤單。

演藝

小碟

《逆流大叔》中的舞台演員

有份參與港產片《逆流大叔》的創作團隊的人全部都是港產片逆流中的大叔。近年來港產片產量不多，票房也難再與盛勢時匹敵。當大家都以為港產片正處於低潮時，《逆流大叔》卻在逆流中像武俠小說《楚留香》中楚香帥與水母陰姬一同從水中冒出，沖上天上的條壯麗水柱。執筆之日，該片票房已過了一千三百萬元。一個小製作能收此票房數字，相信令創作團隊帶來意外驚喜。

若純以故事大綱而言，《逆流大叔》並不新鮮。一班中年男人，各自面對生命中的不同問題：家庭、婚姻、事業、理想、愛情……一場龍舟競渡賽事的排練卻令他們在一起，由四個個體變成一條心，一起通過龍舟賽事互相了解、支持和激勵。最後，他們不但贏得友誼，也贏回自信和自尊，更重要的是，認清了自己的人生方向，重新上路，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努力。

這個橋段常為電影和舞台劇所用。在《逆流大叔》開始放映時，舞台劇《夕陽戰士》亦上演，亦是與《逆流大叔》的橋段相似——同樣是四名中年男子因一項事情（老師的喪禮）而走在一起。大家在過去數十年的生命中共有過傷痕，亦有矛盾。他們便通過揚帆出海，將老師的骨灰撒在釣魚台上的航程之中，重新令友誼再生，再次激發鬥志，燃起人生之火。

《逆流大叔》和《夕陽戰士》都有不少相同之處，其中兩者均以船為意象，代表主人翁再次為自己的生命掌舵，在茫茫大海中找到方向，奮力向前，划向目的地。不過，二者最大不同之處可能是票房收入了，前者令投資者喜出望外，後者據說不如理想。

《逆流大叔》雖然是電影，卻用上了很多舞台工作者演出。飾演電訊技工黃淑儀一角的是舞台界無人不知的潘燦良。潘燦良曾有二十多年在劇團工作，演過無數角色，亦多次奪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獎項。他在片中的女性化的名字相信靈感來自劇界的女演員陳淑儀的名字。潘燦良亦曾參與電影工作，如《南海十三郎》的唐唐生便是由他飾演。他的演技自然不容置疑，他也是因為捧他的場而購票入場。觀看後，我發了一個訊息給他：「我期待著有一位影帝朋友。」

飾演黃淑儀從內地來港的妻子的吳鳳鳴是香港劇壇近年冒起的新一代演員，曾經奪得「最佳女主角」獎和獲得兩次提名。坦白說，她獲提名和獲獎的劇目我都看過，卻都沒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倒是她數月前演出的《聖詠》，塗黑了臉扮演一名黑人母親，才令我記起她來。在片中扮演楊敏琪（胡定欣飾）丈夫的是話劇演員梁天尺。我其實也看過他最少三齣話劇，但對他留有印象的是日本翻譯劇《結婚》。他在劇中飾演被兩姊妹一同愛上的男子，當時他給我清新的感覺。

在婚姻登記處一場戲中飾演註冊官的是舞台劇編劇龍文康，是近年劇界多產且頗有成績的編劇。還有，一場開時在員工抗爭戲中掛上抗議標的演員員是以有活躍在業餘劇社的胡民輝。香港劇壇其實有不少好演技的演員，電影導演不妨多向他們招手。